

Helmut SCHMIDT

赫尔穆特·施密特 著

Handeln für Deutschland

行动起来
为了德国

刘芳本 王涛 叶江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ROWOHLT
BERLIN

Helmut Schmidt
Handeln für Deutschland
Wege aus der Krise
Rowohlt. Berlin

行动起来,为了德国

走出困境

作者:赫尔穆特·施密特

译者:刘芳本 王 涛 叶 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动起来 为了德国/(德)施密特(H. Schmidt.)著;刘芳本等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3
ISBN 7-5600-0926-3

I.行… II.①施… ②刘… III.政论-德国-现代 IV.D751.
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9168 号

行动起来 为了德国

走出困境

赫尔穆特·施密特 著

刘芳本 王涛 叶江 译

* *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7.75 印张 142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 * *

ISBN 7-5600-0926-3

H·502

定价: 30.00 元

前言

从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摧毁到俾斯麦重建德意志帝国，经过了56年，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二。在霍亨索伦皇朝统治下，帝国只存在了不到半个世纪。接下来的魏玛共和国，则只生存了12年。同样以德意志帝国为国号的纳粹独裁政权，也只生存了12年。从纳粹帝国覆灭到两个战后德意志国家的统一，经过了45年。在这统一后的三年内，我们犯了如此多错误，延误了如此多良机，干了如此多自私自利的勾当，进行了如此多的无意义的争吵，以至于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个新统一的德国的寿命，亦不会比他的前任长久。

假如西部德国人，尤其是波恩的政客们，不改变他们对东部的那种半心半意、冷漠无情、优柔寡断的态度的话，那么德国统一这一天降的幸运就不可能变成持久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而由于德国与其东欧邻国，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的失败，就意味着我们刚获自由的东方邻国的失败。

倘若我们不能完成将中欧诸国引导上一条充满希望，通向幸福之路这一使命的话，倘若我们不能以自身的表率向人们证明，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话，

那么，所谓持久的民主和经济繁荣就只能是空谈而已。中欧大地将再次内讧不止，从而造成对全面和平的威胁。

今天，我们身处统一的危机中。德国统一的到来，正值经济形势低迷，国民收入下降之际，这就更使形势咄咄逼人。对西部德国人来说，眼见利润丰厚年代的结束，真是不可思议。而东部德国人，则为失去了二分之一的工作机会而抱怨不止。双方都在自怜自艾，然而，决策的力量是不会产生于这一片哀声叹气的大地上的。现在是抉择的时候了。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同心协力，再创新纪元。要么无所事事，顺水逐流，飘向迷茫，飘向道德和政治的腐败。

单靠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不能使我们免遭此劫难。只有靠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只有靠几十年的不懈奋斗方可将我们的国家在 21 世纪中叶重新推上一个坚实可靠的精神和物质基础之上。波恩的政客们主观意想，以为德国的统一已将通向繁荣之路打开，剩下的一切都可由所谓“市场”来自行调节了。事实上，不但这一繁荣尚远不可及，连所指出的道路，都可能是条死胡同。

我本人并非悲观主义者，我坚信，我们的人民是有能力进行持久奋斗的。然而使我不安的是，那些不够格的政治领袖和政党，既不要求我们共同奋斗，也闭口不谈我们所必须做出的牺牲，甚至对忍耐二字都讳莫如深。而这些，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而他们本身，在这方面亦全然不能为人师表。

在西部，我们必须准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放弃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东部，则需要有耐心。我们双方都需要有榜样。我们要求实和理智，而不需什么新理论，新意识形态，甚至新乌托邦。我们面临的问题，都实实在在地摆在桌面上，想解决它们，只有靠正常人的理智，更靠勇气和力量，而那些新奇的分析和异想天开的假说，无论它们来自政府或反对党，雇主或工会，教会或大众媒介，都于事无补。

在处理我们与欧洲邻国关系时，我们应该更为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们的需求、希望和忧虑。我们自己必须明确，德国做为欧洲领先的工业大国，无论在欧洲大陆或是在世界范围内，都要负起与其自身能力相符的政治、经济和生态义务。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懂得，我们德国人在弘扬国际道义方面同样是义不容辞的，而这一道义的中心就是人的尊严和权力。

当然，我们亦不能由此而过高估计自己。我们需要朋友。在欧洲，以人口而计，德国是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大国。德国的地理位置，又使我们成为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德国的这种欧洲大国的地位加上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尤其是我们邻国对希特勒以德意志名义带给欧洲人民灾难的记忆，使我们不那么容易找到朋友，亦不易保住友谊。当我们的邻国对德国的未来进行评估时，他们需要的是安全感。而要让他们感到安全，我们德国人首先自己应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安全和充满信心。扪心自问，我们对未来的未来感到安全吗？当几十万人为和平而进行烛光

游行时，不正说明不少人在为极少数极端分子的暴力丑行而担忧吗？

我们还面临一个新任务，即，寻求一个为西部和东部所共同接受的民族认同，继而达到一个文化的、社会的和民主的认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德意志民族自几代人以来第一次真正成为世界大家庭中一个可信赖、可指望的一员。要完成这一任务，同样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为全民福祉做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道义责任。”这句话 40 年前被写入了汉堡州宪法。很遗憾，联邦基本法中没有这一条。当年，德国刚刚被从希特勒的暴力统治下解放，而世界则正目睹斯大林的独裁专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联邦基本法从第一条到第二十条详细地、无保留地规定了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而对公民的义务，则只泛泛而及。相应的，在战后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中，公民的义务亦常常被忽视。

出于对以国家名义强奸民意、实行强权、愚弄百姓、假仁假义的憎恶，使战后西部德国人在联邦基本法的宪法保障下，逐渐走向了集体福利的反面，走向了享乐主义。而东部同胞，在乌布利希和昂纳克的统治下，亦逐渐告别社会而转向自己的小巢。不错，韦拉河和易北河两岸的人民，固然有理由诅咒纳粹主义彻底抛弃和遗忘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然而，忘记康德和他的哲学命题，道义的责任，则是危险的。倘若每个人，如康德所说，“以自己的绝对意愿做为社会立法的准则”的话，则国将不国。

保持权利和义务，自由和纪律的平衡，是文明社会存

在的基础。而义务和纪律并非只是某个政府或某个议会多数党团的事。义务和纪律首先是每个公民对社会所承担责任的一部分。而政府和立法机关则是受全体公民的委托履行这一责任的。不负责任的自由导致自私自利，并将损及他人，甚至走向违法犯罪。

在德国历史上，威廉帝国义务、纪律有过，而自由、权利不及。魏玛共和国则正相反。希特勒和乌布利希是完全不同的，但都剥夺了个人的权力和自由。

自启蒙运动 200 年以来，历史向每一代人总是提出同样的任务，即：建立权力和义务，自由和纪律的平衡。我们德国人只有一次马马虎虎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就是联邦德国 40 年的存在。今天，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道义的责任似乎已不复存在。而现在正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一责任的时刻。

面对国家统一带来的巨大挑战的同时，我们亦不可忽视另外一个任务，即在我们和其它民族之间维系利益平衡。正是由于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德意志民族才在过去 100 年中两次给世界带来灾难。放弃自身的民族认同，不但不是出路，相反，民族虚无主义正可能成为新的危机的温床。

造就德意志民族特征、能力、成就及弱点的基本原有素质都是在过去一千年中发展成熟的，而其中大部分得益于我们与其它相邻民族的互溶。同样，德意志民族亦对相邻其它民族的政治、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整个欧洲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大拼盘。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只能在这个

大拼盘内找到自己的地位。柏拉图和亚历士多德是希腊人，而耶稣和保罗斯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奥古斯汀则是一个来自北非的罗马人，托马斯是意大利人。法国人首创三权分立，英国人发现了市场经济机制。而民主的基本原则，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这一切亦非出自德意志土地。

在经过长期分裂之后，我们德国人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东西两方的德国人不但有不同的经历和处世之道，而且对德国和欧洲的历史有着不同的理解，对德国的未来更有不同的期望。尽管只有少许东部同胞当初真心认同“光荣的苏联和永久的兄弟情谊”，然而，今天他们又能与谁为盟呢？明天又认谁为友呢？同样，虽然只有少数西部同胞诚心诚意笃信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而今天，他们又能寄希望于什么呢？

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有必要重新认识，甚至重新定义德意志民族的自我认同。这肯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能要花费两代人的时间。最终的结果可能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如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通过求同存异，我们将达到某种共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要想达到这一共识，我们不仅要在精神上、灵魂上、教育上下大功夫，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稳定安全的政治经济环境。德意志民族的重省自身的使命是不可能是一条通向经济和政治深渊的道路上完成的。我们要大吼一声，悬崖勒马！

很遗憾，在德国知识界总有个别人，企图通过否定德

意志民族的存在来绕过这一问题。1968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们就曾试图用某种超越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去填补我们德意志民族战后的这一真空。此类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由高呼“我们就是人民”到“我们是同一民族”而走向统一绝非偶然，而是民心所向。

在欧洲近代200年历史上，未曾有哪一族自愿放弃自己的国家认同。波兰就是最好的例子。尽管波兰国家四次被瓜分，但波兰人始终没有对重建国家丧失信心，而是坚信“波兰还没有灭亡”。相似的例子，在战后至今的现代史上，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斯洛文尼亚还是波罗的海诸国，无论是克罗地亚还是亚美尼亚，一旦异族统治瓦解，被迫俯首的民族就立即重建自己的国家。

这种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不仅有其文化和历史渊源，而且亦出于欧洲人独有的强烈的自我意识。谁要是忽视这一点，就会不自觉地助长狭隘民族主义，进而导致民族仇恨乃至更恶劣的暴行。在当今德国，竟然存在这种危险。因此，我们不能允许民族这一概念流于小市民的庸俗，更不能允许它成为自由社会的对立面，甚至民族主义者反社会的工具。

德意志民族一向生活于危机之中，过去如是，今天如是。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可见的。这就要求我们拿出实际行动来。我们要准备同时接受来自各个方向的挑战。我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以本人多年从政的经验为基础，向公众提出若干解决问题的线索。虽难

免挂一漏万,但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赫尔穆特·施密特

1993年2月19日

于汉堡

目 录

前 言	(1—8)
第一章 统一危机	(1)
错误判断的原因	(6)
七个根本性错误	(13)
财政经济的紧急状态	(19)
法律和实情	(25)
关于避难权的讨论	(31)
第二章 政治革新	(37)
我们的党派可悲的现状	(45)
联邦议院的自律	(53)
吉凶未卜, '94 大选忧思录	(56)
第三章 重整经济	(64)
在避免经济萧条的同时帮助东部	(65)
没有清晰的国家结算, 便没有“团结契约”	(70)
团结契约的内容	(76)
私有化和托管局	(84)
财产法要由宪法法院检验	(91)
防止东部房租暴涨	(96)
剪除官僚主义杂草	(101)

全德抵押负债及偿还	(104)
第四章 国家和社会现状	(107)
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何在?	(118)
教育改革	(125)
德国人和外国人	(135)
关于国内治安和国际安全问题	(141)
第五章 建立德意志的民族认同	(148)
国家形势	(155)
第六章 从邻邦到伙伴	(167)
联盟不可放弃	(173)
欧洲的连贯一致性	(177)
德国今日外交政策	(181)
蓝盔德国人	(186)
没有法国则一事无成	(188)
欧共体——替罪羊和希望的化身	(191)
货币联盟	(203)
第七章 放眼全球	(210)
德国人,团结起来	(216)
致谢	(222)
人名索引	(223)

第一章 统一危机

不可思议……如此完成我们人民的统一大业真是难以想象。1989年11月9日？1990年10月3日？时至今日，我仍不愿如此想象我们的统一。

我和我夫人在1989年11月的第一周曾去过萨克森，像以往一样，通过曼弗雷特·斯多尔普的细心安排，我们同许多教会方面的朋友交换了意见，我们讨论了统一的可能性，并表达了对统一的渴望。我们也谈论了各自的担忧和不满。我们曾担心，计划中的莱比锡和柏林的大游行可能会导致某苏军指挥官、某个东德将领或某个秘密警察贸然采取武装行动。在萨克森和东柏林，我们都感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人们渴望自由，渴望统一。尽管人们从内心深处拒绝武力，但我们之中没人能保证，对方是否真的会放弃武力。

几天以后，我几十年的梦想竟然成为现实：柏林墙被推倒了。柏林人为此欢呼、拥抱、热泪盈眶。——一枪未发。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一生中除此之外，只经历过一次，那就是当我从战俘营返回故里，见到我妻子的时刻。几十万被分隔了多年的柏林家庭团圆了。这一夜，在柏林墙两边的成千上万德国人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分享这一快乐。

第二天,我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是两个德国统一的时候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呢?还是如山崩地裂?我们面临棘手的国际问题,首先是莫斯科的反应,其次是两方诸战胜国的态度。我们同时面临巨大的内政问题,其中包括法律、经济、社会及财政等各方面的问题。无论这一过程如何继续发展,德国统一在即,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那些天,我曾对我的“时代”报同事们说:现在是联邦总理向全体人民发表一篇饱蘸血汗与泪水、感人肺腑的演说的时候了。这里,我想起了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5月的历史性演说,在这一演说中,丘吉尔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感召力,呼吁英伦三岛人民以史无前例的力量和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投入卫国战争,英国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1989年11月,我们德国人民也处于这样一个生死关头,东西两边的德国人必须拿出史无前例的力量,并准备做出牺牲。而东部同胞则必须有耐心。遗憾的是,科尔没有这样做。如果他发出这样的呼吁,他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

我本人虽对此深感遗憾,但内心仍幻想,联邦政府可能考虑到彼时彼刻不可过分奢求四个战胜国对德国统一的承受力,而会在适当时候发出这一呼吁。事实是,科尔不但未在统一之日发出这一呼吁,在这之后亦缄口不提我们将面临巨大困难这一事实。相反,科尔和他的部长们在无数演讲中,向东西两部的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妙的海市蜃楼。东部的同胞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之,他们“不久就会生活在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地上”。在统一前夜,科尔

通过国家电视台向全体人民发表演说，声称：“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准备充分，我们的力量可以战胜任何由统一带来的经济问题。”政府对西部德国人一再保证，统一既不要求自我牺牲，也不会引起增税。科尔在电视中曾亲口信誓旦旦：“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增税。”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基民盟、基社盟和自由民主党在为 1990 年的联邦大选做准备而已。很难想象，波恩政府当时真的相信诸如科尔所预言的“第二个经济奇迹”之类的神话。无论如何，1991 年底，即统一后一周年时，一切错误即已昭然。实际上，联邦政府低估了统一这一任务的艰巨性，而后又对由此产生的经济困难一筹莫展。面对接踵而至的法律、经济和财政问题，政府先是不能理解，之后又试图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还是让事实说话吧：统一之后，政府已先后六次增税和提高失业保险金额。在新联邦州，统一之后每 100 个在职人员已有 55 人失去了原来的职业。东部的企业破产倒闭，而在处理东部房地产问题时，人们就像来到了东方的集市，毫无章法。东部同胞的忧虑不满比比皆是，担心被解雇，租金上涨，对新的陌生职业的不适应，等等。总而言之，东部德国人一夜之间从一个休戚与共的集体被抛入了一个竞争的社会。

神话的破灭，使人们，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都感到强烈的失望。在东部，许多人感到自我价值和尊严受到了伤害。一夜之间，繁冗的西德法律和规定使人无所适从。那些西部接管大员们的趾高气昂，甚至使人联想起外族的殖民统治。

事实上,许多西部德国人对待他们的东部同胞的态度是相当傲慢无礼。面对由统一带来的与日俱增的经济损失,有些人这样说:“为什么要我们出钱?我们的生活水平是经过40年苦干得来的。东部的经济问题是他们自找的,谁让他们40年来忍气吞声呢?”

有些人煞有介事地指责东部同胞迎合共产独裁,以求保身,好似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母)在纳粹时代曾是英勇的抵抗者,因而亦有权利如此要求他人。他们忘记了,希特勒的战争给东部的德国人带来的损失远比西部惨重。西部忍受了12年的独裁,而东部,从1933年到1989年,足足在独裁下熬了半个世纪。

西德人战后坐获个人自由,而创造经济奇迹也并非全是个人之功。没有美国、英国、法国的明智的战略策划,没有他们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扩张野心的抗衡,我们再怎么努力奋斗亦将是劳而无获。没有盟国的保护,战后西德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像阿登纳,凯泽尔,艾哈德,舒马赫,路伊特,伯克勒,豪斯等,恐怕也难成大业。乌布利希实际上只是一个苏军傀儡而已,纳粹时期坐过牢的昂纳克虽在后期开始有了民族意识,但终究不得不仰人鼻息。他们二人均不能为人师表,他们在东德的统治,又完全依赖于独裁和秘密警察。

什么是当今德国道德和精神的准则呢?教堂早已空空如也,电视和录像取代了父母和学校对下一代的教育;大学则越来越局限于传授专业知识;一些作家和报刊试图指点迷津,但力不从心,要知道诸如歌德、席勒、海涅、